

# 冷劍烈女

白荻怔怔地道：「是誰？」  
金蒲孤肅容道：「是你！」  
白荻默然失笑道：「我！這更不可能了！」

金蒲孤正色道：  
「你服了劉素客的迷神藥，自然不會背叛他的。可是你兩個女兒慘死在他手中的事實，也許可以使你清醒一下！」

白荻臉色大變問道：「我的女兒怎麼樣了？」

金蒲孤輕輕一歎道：「她們在崇明島的水晶宮中被劉素客殺死了，死得很慘……」

白荻大叫道：「我不信，劉素客對她們比對自己的女兒還要看重！」

金蒲冷冷地道：  
「劉素客那個人除了利用之外，毫無人性可言，他看重你的女兒，祇是為了利用她們，假如為了更大的利用價值，他自然也可以殺死她們！」

白荻大叫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金蒲孤道：

「劉素客為了要騙取崇明散人的修羅刀，叫你的兩個女兒跟他下棋，崇明散人自命棋藝舞無敵，卻輸在你女兒手中……」

白荻傲然道：「我與竺青二人是奕中神仙……」

剛說到這兒，卻已為金蒲孤打斷了道：

「你別忘了劉素客的棋藝比你們還高明！」  
白荻果然紅著臉不響了，不僅劉素客的棋道比他們高明，就是金蒲孤也比他們強過一籌！

金蒲孤笑了一笑，已經明白他的心事。  
「我根本不懂得下棋，祇是偶而能想出一兩手妙著，可是劉素客比你們高明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！」

白欲不耐煩地道：「別廢話了！快說我女兒怎麼樣了，她們……」

金蒲孤故意一歎道：  
「這就是劉素客狡猾之處，他自己棋術很精，卻裝作完全不會，叫你的兩個女兒與崇明散人對奕，崇明散人的奕術頗精，並不在你們之下，你的女兒在劉素客暗中指點下，每人都勝了他二局，因為事前代定以修羅刀為注……」

白荻忙道：「那她們贏得修羅刀了？」  
金蒲孤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！可是崇明散人自負爲天下第一棋手，輸給兩個女孩子怎肯甘心，劉素客爲了討好崇明散人，乃殺死了你的女兒，使得崇明散人保有天下第一棋手之譽，而劉素客自己卻獲得了修羅刀！」

白荻獲臉色慘變吼道：「你說的是真話嗎？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

「假如你去問劉素客，他自然另有一番說詞，但看你相信誰的話了！」

白荻一言不發，回頭就走。

金蒲孤卻叫住他道：「白荻！我告訴你這些話的意思並不是叫你去送死！」

白荻點點頭道：

「我知道！自己懂得如處理的，不到絕對有把握的時候，我絕不輕易出手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：

「這一點我倒是可以放心，你們學棋的人最講究不動聲色，不過我要提醒你，劉素客也是個棋中高手，也許你心意未動，他已經發覺了！」

白荻慘笑一下道：

「你放心好了，劉素客給我服下的迷神散到現在還是有效的，祇要我不想引起女兒被殺死之事神情並無異狀，因此我見到劉素客時，祇當做完全不知情，他一定會把我女兒的事告訴我，那個時候剛好觸發我心中的恨意……」

金蒲孤笑著道：

「對了！那時候即使有所表現，劉素客也會以爲你是心痛愛女之死，不加防備，你出其不意，猝然施展，一定可以得手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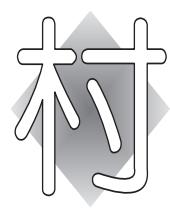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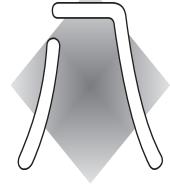
白荻點點頭走了。

金蒲孤才懷著一臉得意的神色，慢慢地踱向杭州城而來，剛走到鏢局門口，黃鶯與呂子奇已迎了出來，後面跟著李青霞與方心勝。

呂子奇首先一拱手道：

「金大俠！老朽自慚昏庸，致爲奸人所患，多有得罪！老朽此刻即去尋訪那逆徒與邵浣春，不將此二人碎屍千段，老朽誓不爲人！」

(一二五)



● 橫溝正史

「嗯，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。」

「結果你怎麼回答？」

「我當然告訴他沒這回事，我還說你是一位非常溫柔、親切的人。我這樣回答沒錯吧！」

儘管她有恭維的意思，卻也掃不去我心中的不快。

律師利用別的方法調查我的身份，這點還可以理解，調查時順便提出是否抽煙或喝酒等有關品行方面的問題，也很正常。但是突然提出我是否有暴力傾向的問題，實在……這個人到底想從我的本質裡尋找什麼答案？

沒想到過了兩、三天之後，公司的人事課長也向我提出同樣的警告，到公司打聽我的人和上回去我住處的人好像是同一個，都戴著帽子、太陽眼鏡，並堅起衣領，企圖遮住自己的臉，而且同樣的都問我是否偶爾會有瘋狂的行為。

「也許是你尚未謀面的父親有喝酒打人的暴力傾向，所以擔心你是否也有這種遺傳吧！我特地告訴那個人，你絕對沒有這個毛病。」

說完，人事課長莞爾地笑了起來。然而我卻覺得頗不是滋味，鬱鬱不安的情緒逐漸加重。

如果換成是讀者你，已經長大到二十六歲，才有人告訴你身體內有瘋狂的遺傳基因，你一定會感到很震驚吧！雖然目前還沒有人當面批評我，但是週圍的人透過這件事，間接知道我這個隱疾，總免不了會四處宣傳，使我的心情變得非常難堪。

與其不明就裡地等待，還不如直接去找諭律師，請他有問題就直接問我，不要四處打聽，爲我帶來困擾。但是這麼做，似乎又不太好。正當我在猶豫不決的時候，突然接到一封令人感到恐怖的信。距離第一次拜訪諭律師之後的第十八天，我和往常一樣飛快地用完早餐，準備出門上班。

「寺田先生，有你的信喲！」

我聽到朋友的妻子從門外呼喚我，立即聯想到可能是諭律師來信，激動的情緒使我心跳加速。對於已孑然一身的我而言，除了諭訪律師的來信之外，不可能還會有其他親戚寫信給我了。

然而，當我見到信的那瞬間，卻感到非常怪異。

信封的紙質粗劣得有如廁所衛生紙那般，絲毫不像擁有日東大廈四樓的大律師所使用的東西。更何況信封上的字跡不但幼稚得像小孩寫的一樣，還到處沾有墨水的痕跡。翻向背面，沒有寄信人的姓名住址。

這股異常的感覺使我迫下及待打開信封，抽出質地如同信封一樣粗劣的信紙，上面也寫著和信封一樣幼稚的字體，內容如下：

不要回八墓村，如果你回來，將會發生大事件，會觸怒八墓村的神明……將會導致血……血……血腥遍野。二十六年前的慘劇將會重演……八墓村即將化爲血海！

好幾秒的時間裡我呆若木雞，朋友妻子的聲音彷彿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。過了好一會兒，我終於恢復神智，慌忙將信紙塞進口袋裡。

「你怎麼啦？是不是那封信裡寫了些什麼怪事？」

「沒有……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你的臉色很蒼白！」

她說的沒錯，任何人猛然間收到這種怪信，不被嚇得魂不附體才怪呢！雖然我的心緊張得不斷狂跳，身上也驚出一身冷汗，我卻避開她疑惑的眼神，故作鎮定地找個理由離去。自從母親過世以後，我便深深覺得自己是孤單的人，不管遇到什麼逆境或遭受什麼災難，我絕不抱怨，也不要要求別人協助。並不是別人都不值得信賴，而是別人有別人的困擾和煩惱，他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，如何能助我一臂之力。

唉，這種怪僻……來自孤僻的寂寞感，讓乍眼看到我的人，都對我有一種堅強頑固的感覺，也正因爲如此，造成日後別人對我有很大的誤解，甚至使我遭遇更大的災難……那時候我當然無從得知。

(十二)



「原來是你。」

歐嘉芝挑了挑眉，原來今天預約的人是他。她想起前幾天自己漏接了一通仲柔的電話，一忙之後，也忘了回電給她。

「仲柔叫我今天來試伴郎的禮服。還有，這送給你。」辜仲陽把花交到歐嘉芝的手上，一臉的不甘願。

面對這個女人，每每都讓他心裡有種異樣的感覺，尤其是他作了那些似真似假的怪夢之後。

一旁的小雅在心裡驚呼，哇塞，原來是送給咱們老闆的！待會門外那群姐姐妹妹們如果知道，全都得死心了。

「謝謝。」

歐嘉芝看著手上的花束，眼神一暗，不禁想起家裡阳台那盆已被她遺忘的小小黃金風鈴木。

這個男人就算失了記憶，習慣還是沒變，總喜歡送些花花草草來跟人道歉。

辜仲陽沒忽略她眼底的那抹失落。

「對於上次在餐廳的事，我很抱歉。」像中了魔法似，道歉的話很自然地自他口中說出。

「我也有錯，不該把對別人的氣出在你身上。」沒履行承諾的人是 Gordon，不是辜仲陽，她不該對他開火的。

「對別人的氣？我跟那位『別人』長得很像嗎？」辜仲陽開玩笑的說道，他才不認爲世界上會有人長得跟他一模一樣呢。

他，辜仲陽，可是獨一無二的。

「像到幾乎一模一樣。」看著他那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，歐嘉芝情不自禁地說出口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辜仲陽不是沒聽到她在說什麼，他祇是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。

她剛才是說，像到一模一樣嗎？

「呃，沒什麼。小雅，幫我拿幾套新款式的新郎禮服出來讓辜先生試穿。」歐嘉芝裝模作樣，趕緊把臉撇開，既然他

沒聽見就算了，她把花束放下，吩咐小雅開始工作。

她告訴自己，別再想以前跟Gordon在一起的日子了，他已經不再是一縷失憶的靈魂了，而是宇宙集團的接班人，一個離自己很遠的人。

況且，記得以前事情的人，祇有她一個人而已，所以，也沒必要再提起了。

「對了，你可以接受燕尾服嗎？」她說話的語氣很公式化，純粹把他當客人。

「可以。」

「嗯，新郎的結婚禮服已經確定是白色的了，所以你可能也要穿白色系的禮服會比較搭。」

「我無所謂。」辜仲陽覺得沒擺出一張冷臉的歐嘉芝，雖然不是很熟絡，但變得比較相處。

「那你呢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你是伴娘。」他對自己的禮服不在意，卻關心起她要穿的禮服。

「等你確定之後，我會依照你跟新郎、新娘的禮服款式及顏色，再挑選自己要穿的禮服。」

事實上，她這樣的做法是不對的，伴郎跟伴娘本該要一起試禮服的，但她不想與他再有任何共同的回憶了。

如果早知道他是仲柔的哥哥，而且還是伴郎，她不會答應當伴娘的。

「噢，那好吧。」雖然有點失望，但不急，反正婚禮那天他就看得到了。

(三十四)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

陶  
米

天  
使  
花  
嫁